

人在旅途

到马目风车营地寻找童年

麦田守望者 文/摄



一直想去马目,想去风车营地。

周日下午,天高气爽,云淡风轻,正是初秋好时节。午休醒来后,百无聊赖,灵机一动,何不去马目风车营地转转?说到做到,我立即驱车前往。

从新城出发,跟随导航,过浙大,穿定海,沿定马线,上东西快速,一路向西,大半个时辰后就来到了欢喜烟墩,又继续穿过一大片初秋的浓郁稻田,终于来到马目。

马目村位于舟山本岛西北部,原来是一个自然乡,现在隶属于岑港街道。从地形地貌来看,马目应该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社,但辖区亦多高山和海岸线。而且,从某种意义上说,马目还是通过舟山跨海大桥进入舟山本岛的桥头堡,所以说马目的地理位置极佳,自然资源也非常丰富,马目泥螺乃舟山一绝。

靠近村口,首先看到的是广阔的马目农场和一个叫“西方明珠”的餐厅。马目农场自不必说,它在舟山可谓“大名鼎鼎”的存在,曾经是舟山群岛最大的国营农场,而“西方明珠”也是网红,先前在网络上多次关注过。

刚过马目农场,导航就提醒不要过“马目隧道”,而是要右转上山。山道入口处较窄,仅容一辆车通行,前行约500米,豁然开朗,盘山公路由窄变宽,而一架架硕大的“风车”(风力发电设备)遗世独立般耸立在山头,就这么一下子闯入眼帘——我似乎来到了一个风车王国。

根据路标指示,整个风车基地共有16个营地,其中数1号营地和9号营地视觉效果最佳。

我首先来到1号营地。1号营地在山的东面,其下方就是舟岱大桥。站在平台上极目远眺,舟岱大桥如长虹卧波,横跨在海天之间。远处,鱼山石化基地如海市蜃楼,若隐若现;近前,一家不知名的临港企业内塔吊林立,车水马龙,而淡蓝色的天空与深蓝色的海水交相辉映,似一块硕大的蓝色画布向天际延伸,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卷。

9号营地在山的西面,似乎刚好与1号营地形成对称。与1号营地不同的是,9号营地下方是黄金湾水库,水库边还有古村落——这很符合我们祖先择水而居的习性。不远处,中海油马岙基地清晰可见,一个个硕大的储油罐散落在海岸线上。正是夕阳西下和大海退潮的时刻,金黄色的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洋面和黝黑寂静的滩涂上,呈现出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奇妙景观。有渔民在滩涂上赶海,还有海鸟在滩涂上觅食,好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情景——这些似乎只留存在童年的记忆里。

下山的时候,遇到不少悬挂江浙沪等地牌照的车辆和本地的机车族上山,他们应该是奔着日落去的吧,这里俨然已成为华东地区新的“网红”打卡点。而村口稻田里的禾苗,在晚风的吹拂下铺陈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意,我想象着即将到来的那片金黄,一下子勾起了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的童年记忆。

是的,累了,倦了,就去马目风车营地吧,在那里,你或许能找到童年。

似水流年

墙角盛开的三角梅

吴永谷

前几天,我去送侄女开学,离开时在校园中看到几株竞相绽放的三角梅,泛黄的回忆就那样随着秋风温暖溢出。

那年,我上初三,学习成绩排名中下等,就想着赶紧混到毕业,好逃离校园这个牢笼。新学期开学的时候,我们班调来一位新的历史老师,是从上海过来支教的。

第一节课,她抱着一盆三角梅来教室,由于窗台太窄,只能随意找了个墙角放下。她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,说自己姓徐,好友都叫她小梅,让我们称呼她“小梅老师”。之后,她就自顾自讲起“1840年的鸦片战争”,用讲故事的方法,把整个事件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,慢慢地梳理着。下课时,她留了作业让我们画思维导图,用简洁的关键词概括出整个事件。

“小谷,你思路还不够清晰,咱们再来理一遍。”放学后,我正在赶课后作业,听到有人喊我。回头一看,原来是小梅老师,我惊讶于她的出现,更震惊她能喊出我的名字。还没等我缓过神来,她已经在草稿纸上画图讲解了,在她的耐心讲解下,我茅塞顿开。才想起问她怎么没去吃饭,她笑笑说:“我已经吃过了,想着那盆三角梅在角落没阳光,我来把它搬出去晒一会儿。”说着,她把花盆端到门口。又回过头对我说:“小谷,你语文成绩不错,但数学和英语得加强哦,加油!”便径直下楼了。我望着那盆还是幼苗的三角梅,在阳光下轻轻摇曳,仿佛把温暖也摇进了我心里。毕竟,在角落里的我,很少有人关注,连我自己都觉得上高中无望。

她的话,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生活。从那以后,只要是小梅老师的课,我都会聚精会神地听着,积极回答问题,想吸引她更多的注意力。而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,总能将目光投向每个同学,谁上课走神,搞小动作,谁在慢慢改变,她都尽收眼底。第一次月考结束后,她来教室给三角梅松土、浇水,看到我,激动地叫我过去:“小谷,你好几科都快接近及格分了,继续加油!”我有些沮丧地说:“那也离高中分数线远着呢!”她指指花盆:“你看这三角梅,一个多月了,才长那么点,但我相信它一定能开花!”我看着枝干粗壮了一些的三角梅,心里暗暗想着:何不相信自己一次呢?

我开始埋头苦学,常出入老师办公室,晚上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筒刷题,吃饭排队时拿出小本子背知识点。但还是很惧怕数学,偏科严重。有天清晨,我突然发现那盆三角梅,不知不觉间居然长出了几朵花苞。我兴奋地喊小梅老师来看,她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:“我就说,它能开花吧!”随后,从包里拿出剪刀修剪主干。看着我不可思议的表情,她解释道:“不能一枝独放啊,要多长出些侧枝,全面开花!”我心领神会地笑笑。

后来,她修剪过的主干果真长出了分枝。而我的数学也在她的鼓励下,渐渐提分。各科成绩逐渐平稳,基本够得上高中录取线了。中考结束那天,听说小梅老师要回上海,大家不约而同回到了教室。那盆三角梅不知何时已爬上了窗户,正开出灿烂的花儿。我们几个女孩子都哭了,她却摘下一朵花,笑着说:“你们都像我一样,慢慢绽放,我也就满足了……”

如今,许多年过去,再次看到那生命力顽强的三角梅,我的心中依然生出温暖的根须,抽出新芽,拔出枝节,托起花蕾,开出花。虽然早已和小梅老师失联,但她曾带给我的那抹光亮,那些温柔的叮咛,一直埋藏在心底,没齿难忘!

心灵隽语

简单的梦想

陈芳芳

下午下班回家,电梯口遇到了刚刚被接回家的女儿。女儿看见我,像只欢快的兔子似的朝我蹦跳而来,“妈妈,妈妈,我的作文被老师表扬了。”她大声叫嚷着,一边亲切地挽起我的手,小脸笑得像夏日盛开的绣球花。“那你写的作文题目是啥?”我问道。女儿红着小脸急切地说:“就是上次和你说的《我的梦想》啊!老师夸我想成为一名教师的梦想是很棒的。”我“哦”了一声,自顾着按下电梯按钮,“妈妈,你的梦想是什么?”女儿一脸好奇地望着我。

我的梦想是什么?好像从前的我也写过这样的文章,记得是想成为一名科学家,立志将来为祖国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光和热。想着想着,我的胸口竟涌起一阵热流,那应是我年少单纯而又炙热的梦。“妈妈!”女儿的呼唤声将我一把拉回现实,她紧紧地抱着我,依偎在我身上,“你快说呀。”随着“叮”的一声,电梯门打开了,我们一起走了出去。老公一手拦在电梯门口,等我和女儿走出,他才出来。“你妈现在的梦想肯定是希望钱多多,希望你成绩优异。”老公笑着回应女儿。

如今,我的梦想其实很简单。我很想在晒满被子的太阳底下静静地躺着,闻着香甜的阳

光肆意地睡一下午,跟着太阳从东至西。我还想泡一壶明前绿茶,看着茶壶被煮得“嘟嘟”冒泡,猛地冲泡下去,细细地瞧着那绿叶缓缓舒展,悠悠落至杯底,似老人喃喃低语。我更想邀三五好友去山间从林漫步,爬一爬那蜿蜒曲折、拾级而上的石板路,闻一闻春天各种蓬勃的花香、草香、叶香,令人神清气爽,再听一听鸟儿“叽叽喳喳”欢快的歌声、虫儿“沙沙”爬行的声音。我最想慢慢地看一下午的闲书,或斜靠在沙发,或趴在地板,或躺在床上,跟着书里的人物走南闯北,跨越山海,共情各种人物的喜怒哀乐,人生百态。人生是可以不急不慢、不骄不躁、徐徐图之的。

我不由想起小时读过的一首诗:“记得旧时好,跟随阿娘去吃茶。门前磨螺壳,巷口弄泥沙。”儿时两手插兜逗鸡遛狗,那都不是虚度,与进不进取也毫无瓜葛,而长大后的我们被世俗裹挟着前进,钱财功利更胜初心,似乎活着,家人期许的目光,朋友艳羡的眼神,高档的别墅,豪华的轿车,奢侈的品牌,儿女优异的成绩……为了这些,逼得我们不能停也不敢停。

其实,我的梦想真的很简单,我只想快乐且积极地活着,无关他人的眼光。